

少数民族文学论集

第一集

소수민족문학론문집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白 木
封面设计 周秀青
金捷中

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第一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二号院)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丰台靛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10印张 240千字

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书号: 10229·0065 定价: 0.85元

编辑说明

我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它们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学艺术。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于发扬各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对于我国文学史实的充实、文艺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自一九七九年六月成立以来，在团结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首届年会之后，学术讨论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扶植下，地区性和专题性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如蒙古族文学讨论会、傣族文学讨论会、满族文学讨论会、《江格尔》史诗讨论会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讨论会等等，这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景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和各民族丰富的文学遗产及其发掘、搜集、整理工作，和各民族作家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整个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相比，我们的工作还远远跟不上。无论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或是对作家文学的研究，都还处在发轫的阶段。如何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何更好地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它的发展规律，建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仍然是摆在每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为了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开辟理论研究阵地，及时反映研究成果，经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编辑、出版《少数民族文学论集》。它主要发表学会各届年会、专题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论集》拟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两个部分，陆续分别出版。

现在，《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第一集(民间文学专集)已经出版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不管是哪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工作都没有正式开展过。可以说，它是一块非常广阔的未开垦的处女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很多很多，需要研究的课题，不胜枚举。我们有责任把全体会员和广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组织、发动起来，承担起拓荒播种的光荣使命。因此，《论集》还要继续编选出版下去。我们相信，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坚决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对于《论集》的编辑工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函告学会，以便不断改进。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一九八二年九月

目 录

谈谈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	王沂暖 (1)
“格萨尔王”的形象塑造及史诗的时代背景···	王映川 (12)
柯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及其研究·····(回)	胡振华 (30)
试论苗族古歌神话·····	陶立璠 (46)
谈《苗族古歌》中的姜央·····(苗)	潘定智 (58)

试论蒙古族民间叙事诗·····	赵永铎 梁一儒 (65)
壮族民歌简论·····(壮)	蓝鸿恩 韦其麟 (78)
纳西族民间诗歌特点初探·····(纳西)	杨世光 (86)
京族民歌初探·····	过 伟 (95)
竹枝词与土家族民歌·····	张紫晨 杨昌鑫(土家) (107)
关于《敕勒歌》的创作背景及其作者·····	吕庚舜 侯尔瑞(126)

蒙古族谚语散论·····(回)	郝苏民 (137)
试论黎族谚语·····(彝)	罗永翔 (149)

刘三姐传说试论·····	钟敬文 (158)
试论黎族的传说故事·····	云博生 (183)
论朝鲜族民间故事·····(朝)	赵成日 (198)
白族神话、传说艺术特点初探·····(白)	赵怀仁 (206)

从民歌看古代婚姻制度·····	姜 彬 (214)
再论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马学良 王 尧 (243)
壮族歌墟源流·····	(壮)农学冠 (258)
试论彝族的贝玛及其他·····	陶学良 (270)
谈白族老艺人杨汉的演唱及创作·····	(白)杨秉礼 (285)
高尔基与少数民族文学·····	段宝林 (297)

谈谈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

王 沂 暖

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长期以来，集体创作的长篇巨著。这部史诗部数太多，数量太大，而且所有资料散在各处，并不是每一个资料都能接触到，我见到的还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还谈不上研究，说作介绍，也只是一鳞半爪，有限得很，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史诗的流传和翻译研究情况

《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英雄史诗，有藏文流传的本子，有蒙古文流传的本子。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等地区 and 尼泊尔、不丹、拉达克几个国外地区。蒙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也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

国外对于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都很重视。因此，也有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印度文的部分翻译。国外介绍研究这部史诗，是比较早的。1776年，俄国的旅行家帕拉莱斯，就曾在俄国出版过他的《格萨尔的故事》，以介绍《格萨尔王传》。1839年，俄国的斯英迪特在彼得堡印行蒙文本《格萨尔王传》，并译成德文出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郭增，对于《格萨尔王传》的人民性艺术性，曾进行评论，并译出七章蒙文本的《格萨尔故事》。还有苏联

的哈马加诺夫和布哈依洛夫等人，也研究《格萨尔王传》。法国人搞《格萨尔王传》的翻译研究，很积极。1902年，法国的弗兰克从西藏搜集去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并于1905年在印度出版了《格萨尔王本事》的藏英对照本。二十年代，法国达维德尼尔女士，年十八岁到青海地区，拜藏民永格登为义父，记录了藏族艺人说唱的一部分《格萨尔王传》，回法国后译成法文，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以后她又来中国，搜集去《霍岭大战》手抄本。她的法文译本，还转译成英文。另有法国的石泰安也曾亲自前来中国，在四川等地搜集《格萨尔王传》。他积极进行《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林土司本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全书约三百多页。又写成了《格萨尔王传研究》一书，已于1969年在巴黎出版，全文长达六百多页。现在，北京正组织人翻译他这个著作。另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木丁苏伦，还曾写研究《格萨尔王传》的论文，获得苏联的博士学位。

国内对于《格萨尔王传》的介绍研究，有任乃强先生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等著作，写于四十年代。陈宗祥、彭公侯两先生都从外文译过拉达克本的《格萨尔王本事》，即法国弗兰克的《格萨尔王本事》。解放以后，在党的积极领导下，进行了大量搜集翻译。青海搜集到各种本子据说曾达一百部以上，并且组织人力翻译了四十多部，成绩最大。中央民院也搜集不少部，我记得是十八部。西北民院也搜集了二十多部。但经过十年动乱，青海保存的据说尚存七十多部，西北民院，除少数几部油印本和铅印本而外，全部散失。在十年动乱中，这部史诗被打成大毒草，七八年十一月才得平反。现在在中央领导之下，搜集工作又积极进行起来，西藏已发现一个名叫扎巴的老艺人，已七十八岁，一人能说三十一部《格萨尔王传》。今年四月在四川峨眉山，中央曾召开格萨尔工作会议，那时西藏已录出十部，420万字。青海一边搜集，一边进行翻译。四川还在木里藏族地区，发现新的

《昌格萨尔》。可能是岭格萨尔的地方化。其中有些情节还是岭格萨尔王传的情节，有些有了改变。云南迪庆自治州也发现了两部《格萨尔王传》，据说是以前目录中所未有的新的本子。新疆也发现了有诗体蒙文《格斯尔可汗传》，有一位蒙古演唱家能唱十六部。甘肃也搜集到口头的蒙文《格萨尔王传》两章，也是说唱体，蒙文本说唱体是以前很少见的。甘肃也进行了藏文《格萨尔王传》翻译工作和原文出版工作，已经出版五种。但我们研究工作暂时是落在外国人的后边了。不过我们的资料是多的，只要把现有的资料流通开，积极进行翻译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希望搜集、出版、翻译、研究这一系列工作都大量开展。这是我们珍宝，我们更应当重视它。

二、《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梗

概与中心思想

现在再说这部长篇史诗的故事梗概和它的中心思想。这部史诗是以藏族地区一个号称为岭国的格萨尔王为中心人物而组织成书的。它一开头，就首先叙述格萨尔王是天上白梵天王三个儿子中最小一个儿子，名字叫作顿珠尕尔保。当时观世音菩萨，因为下界人间，妖魔鬼怪，到处横行，残害老百姓，老百姓没一天好日子过，就同白梵天王商量，派一位天神下界，降伏妖魔。白梵天王让三个儿子自己商议，谁能去投生下界。三个儿子商量结果，下界投生的事落到最小的儿子顿珠尕尔保身上，顿珠尕尔保于是就投生下界人间，降伏妖魔，抑强扶弱，作了黑头人的君长。他称王后的名字，称为格萨尔王，也叫做世界雄狮宝珠制敌王。这开宗明义降伏妖魔，抑强扶弱，让黑头人过上好日子，寥寥数语，便提示了格萨尔投生下界的目的，也实在就是《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史诗的中心思想。它的内容情节虽然复杂，但目的却是一个

为民除害。他下界后，投生为一个弃妇的儿子。他父亲原是一个部落的小首领，但因他的叔父超同进谗言，格萨尔母亲在怀孕未生前，被驱逐出去，无衣无食，过着困难的生活。格萨尔生后，一直到十五岁，都过着贫困的生活，挖地老鼠，猎取野兽为食。十五岁时，他和珠毛为夫妻，随着就借神力称王，有的本子说是赛马胜利称王。称王的第二年，他才十六岁，就开始北战南征。他进行战争的方式，有的是大军对阵，互相冲杀；有的是单身一人，深入敌国用计谋降伏敌人。全部史诗内容主要的是战争，从降伏妖魔一部起，降伏十八个大宗是战争，降伏七个中宗是战争，降伏四个小宗也是战争。只有最前边的几部，即在天国里，投生下界的幼年生活，以及结婚称王这些情节没有什么战争，中间地狱救妻，一般也叫做《阿达拉毛》，与末后地狱救母，格萨尔也同时归还天国，这两部中除与阎王有争论，而且也动过刀兵而外，基本上没有一般战争情节。它的内容，虽然复杂，实际简单，就是战争，就是为民除害。格萨尔本人有时能变化身形，他的敌人也有许多能变化身形，与孙悟空有些类似。

三、《格萨尔王传》的体裁和组织形式

藏文本《格萨尔王传》，我们接触到的，都是说唱体。即有叙述，有唱词，一般来说，唱词多于叙述。唱词是新的情节，是主要部分，不是叙述的重复。语句是整齐的七字句或八字句间杂成文，间或有九字句，不过很少。七字句是二、三、三三顿，和汉族的七言诗顿法一样。八字句是三、二、三三顿。但一般藏族诗歌不押韵脚，因此，《格萨尔王传》的唱词，也没有韵脚，也不押头韵腰韵，是无韵的诗歌。每一部的组织，有的分为若干章，每章有小标题。有的整部不分章，没有小标题。有的分章和小标题，都在后边。有的分章和小标题在每章之前，如汉人小说《三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一样。分章和小标题在后者，是藏文书籍的旧例。分章和小标题在前者，我们怀疑这可能是受了汉人小说的影响，并且小标题在前的，有些是两句对举。这更与汉人的章回小说回目小标题是两句一样。如：史诗《降伏妖魔》之部八章，每章都有两句小标题。第一章：大王正修大力法，妖魔乘机抢梅萨。第二章：大王欲去救梅萨，珠毛暗进健忘酒。《霍岭大战》一部也是如此。如第一章：霍王派乌鸦寻找王妃，珠毛遣内琼禀报叉根。还有几部每章末后，还有“正是”字样，下边接着有两句结束语，如《霍尔入侵》之部，第一章末尾有“正是：只因一人起贪心，致使两国入火坑。”第二章末后，有“正是：瞻前顾后非多余，知难即退不宜迟。”《赛马称王》有一部，也是如此。这种本子，也可与民族文化交流连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可以考虑这部的产生时间，因为汉人小说用这种形式组织，是在明代开始，藏族这种形式的运用，可能是受了汉人小说形式的影响，时代应更后些。

四、《格萨尔王传》的版本和部数

藏文本《格萨尔王传》，有流传在口头的说唱，这些说唱，大体是口耳相传的，有随兴的增减，不十分固定。当然它有一定的固定成分，不能全是即兴而谈。但大体说来，藏文《格萨尔王传》发展到现在，已多半形成固定的书面文学，互相传抄、传唱。各地方以前搜集到的多半是手抄本。即使是同名而内容不同的异本，也都成了书面的东西。也有一些梵夹式的木刻本，我见过八部，当然不止八部，这就我接触到说的，不过木刻本究系少数。现在才逐渐有了铅印本和油印本，外国翻印的当然是外国装订形式。藏文的《格萨尔王传》，就见到的和听到的来看，可以说有两种本子。一种是分章本，一种是分部本。这是我们初步的看法，成立

不成立，可以再研究。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王的一生事迹，写在一本里，其中分为若干章。这种分章本，可能是最初的本子，或者说是较原始的本子。原始的说唱，可能只是一本，以后才逐渐增多，我见到的一本，我们把它叫作贵德本的，一共有五章。第一章是天神章，第二章是降生章，第三章是结婚章，第四章是降伏妖魔章，第五章是降伏霍尔章。这个本子，最末后的一句不全。因此，使人怀疑下边还有一章或几章，这个本子与蒙文的两卷本《岭格萨尔》，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有些相同，只是蒙文本多了最后一章《安定三界》的结尾，藏文本中也有一部名为《安定三界》，但是我见到的抄本是独立的一部，数量很少，只有三十页左右。末尾有“格萨尔王传语流吉祥旋海螺音结尾章竟”字样，与蒙文本所说的《安定三界》的结尾一样。不知藏文本的《安定三界》是否是贵德五章本的最后一章？可以再研究。另外拉达克藏文《格萨尔王传》，也是分章本，我见到的两种由外文译成汉文的是七章。

蒙文本《格萨尔传》，除上举的两卷本外，其余的据达木丁苏伦介绍的六本也似乎都是分章本。因此，分章本这一名称，是可能成立的吧！

分部本是怎样情形呢？似乎只有藏文《格萨尔王传》有分部本，蒙文本还不知道有没有分部本。分部本是只叙述格萨尔王的一个事迹，首尾完整，独立成为一部，但与别的部有前后顺序，是全部《格萨尔王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分部本有一种是把原来的分章本中的一个情节，扩充成为一部。如《降生章》扩充为《英雄诞生》的一部，《结婚章》扩充为《迎娶珠毛》或《赛马》的一部，《降伏妖魔章》扩充为《降伏妖魔》一部，《降伏霍尔章》扩充为《霍岭大战》一部。有一种是创作新的一部，即原分章本所没有的情节，而是新的情节。如《大食财国》（国音译作宗）、《卡切玉国》、《朱孤兵器国》，如是等类，多到几十部。每一部有的也分章回，有的不分章

回。有的分上篇、中篇、下篇。分部本最长的达到藏页九百大页左右，如《朱孤兵器国》、《米努绸缎国》就是最长的两部。藏文本《格萨尔王传》的部数多少，尚未确知，但就已搜集到的来说，据青海的计算，全译出来可有两千四百万字。现在西藏老艺人扎巴能说三十一部，已录出的十部，即达四百二十万字，还有二十一部未录出。据说这二十一部，可有一千五百万字。扎巴所说的，与原来同名的各部，数量都多出几倍，这一千五百万字与两千四百万字加起来，数量之大，真是达到惊人的程度。一部作品这样长，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五、《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 是否为历史人物问题

《格萨尔王传》的格萨尔王，是历史人物或者是虚构的人物，有许多人进行研究过。任乃强先生早于1945年，曾发表《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认为“格萨尔确有其人”。此人“为林葱土司之先祖，即宋史吐蕃传之唃廝囉”。唃廝囉王朝在宋代，其人、其地、其时、其事，是明确无疑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歌乐同志也均主格萨尔是唃廝囉之说。我于去年在我院学报上，曾发表一篇短文，也表示倾向于这种说法，以宋史吐蕃传说的唃廝囉名“欺南陵温筏逋”为主要依据。认为“陵”即是岭国之“岭”。是否成立，自己没把握。

任乃强先生，也提到格萨尔是林葱土司的祖先。林葱在四川德格附近，实有其人、其地。“林”系“岭”的四川藏语方音。关于格萨尔统治之地在德格附近，十八世纪的藏史学者松巴益希班觉尔在他的《答问》一书中曾说：

“格萨尔生地是康地上部黄河、金沙江和澜沧江三水环绕的地带，在德格的左边，是德格的属地，父母帐房所在地叫作吉尼

玛滚奇，他生的部落是德格丹岭两大部落的岭部落。生后不久，曾被叔父超同驱逐到黄河发源地扎陵湖和鄂陵湖附近拉隆玉多地方。”又说：

“以后格萨尔王到丹部落去，为该地的猛犬所追逐，马惊坠地致死。格萨尔的时代并不太远，据说昌都的洛玉铺的佛堂里，尚有格萨尔的几部《般若经》。格萨尔与他长辈和兄弟们所用的宝刀还保存着，比现在一般人用的大一些。另外，卫藏各地的庙里，也有些还保存着格萨尔的帽子和长矛。”十九世纪的藏族学者降巴饶杰，在他的《安木多佛教史》中也说：“黄河上游的一切地方，都是岭格萨尔王所统治的地方，他的生年有庚子和癸己两说，无论如何是属于第一甲子。”他们两个人所说的格萨尔王统治的地方，都是在德格。最近上官剑璧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林·格萨尔与四川》，其中说：“格萨尔并不象某些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是宋代的藏族首领唃廝囉，而应为今四川甘孜自治州古代的一个小国——林国的首领”。并说：“格萨尔的时代，也不可能早于元代之前。”她的说法，可能证据较充分一些。有人说格萨尔是凯撒大将，是成吉思汗，是关公，证据似乎都较为薄弱。格萨尔王的时间是十一世纪，或是不早于元朝，或者更早一些，也还未有定论，不过格萨尔这个人，已经神化为和齐天大圣孙行者一样，有了神通变化，即使他是历史人物，虚构的成分也大于历史事实

六、《格萨尔王传》产生的时间和作者

这部史诗，创作年代，也难于确定，有的说产生于十一世纪，有的说产生于十三世纪，也有说产生于十四世纪的，当然也还有别的说法，至于史诗的作者，也无法完全指定，下边介绍一下别人的说法，也提出我的初步的看法。

内蒙桑杰扎布先生在他译蒙文《格萨尔传》的前言中曾说：

“据藏文《格萨尔传》（蒙文《领格斯尔传》）的结束语：斯钦王即格斯尔王死后，亲信诗人敖尔布·却博伯喇嘛，将斯钦王的传记，详尽无遗地写下来。”

白歌乐同志在他的《格斯尔传介绍》里也说：“格斯尔传是人民的创作，但这部作品，最初并非纯粹由民间形成。它的初稿有两章是有作者的。在一部蒙文本《领格斯尔传》的结束语中写道：领班第（诗人或祝福者）敖尔布·却博伯喇嘛，详尽无遗地写下斯勒毛或大狮子王格斯尔可汗的传记，并且他自己曾召集领地所属黎民，在集会上演唱了自己的著作——格斯尔可汗传。他并希望领地内的人民能用幸福的祝词来充实他的著作之不足。”

达木丁苏伦也说：《领格斯尔》的末后尾声是《安定三界》提出的作者的名字是敖尔布·却博伯。

藏文本也有《安定三国》一部，其中也说格萨尔将归还天上，说了自己的传记，岭国老百姓劝请敖尔布·却培尔（蒙文却博伯是却培尔一名的异译）作吉祥结语。《岭格斯尔》的情节与贵德本情节很相象。但却无《安定三界》这样的结尾。据说《岭格斯尔》这部中屡次提到黄教，贵德本也屡次提到黄教。黄教的创立，在十五世纪初，提到黄教，使我们怀疑《格萨尔王传》最初可能产生于十五世纪或稍后，这当然是孤证。可以再寻找证据，进行研究。依据较原始的分章本，又继续产生了许多分部本。这些部本，有几部有说的人，抄的人，整理的人的名字。如《英雄诞生》一部，整理的人为阿阁黎牟尼夏洒，《松岭战争》一部题为咒师古黑耶所说，《地狱与岭国》一部，题为却吉汪楚用汉墨写在纸上，《索波马国》一部，写的人叫角本玛尼，《霍尔入侵》一部，题为德格夏仲根据康地德格说唱家才仁顿珠和昂谦说唱家拉旺才仁的说唱本整理。《征服霍尔》一部，整理者为咒师达香巴。这几部虽然有这些人名字，但也不能断定产生的年代，因为没有年代的记载，只有

德格夏仲一人，据说是与颇罗鼎同年代，颇罗鼎是十八世纪的人。

藏文《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史诗，分部本太多，不是一个世纪所能完成的。当然也不是几个人写作的，大概从十五世纪（我们暂定的时代）以后，逐渐创作，历几个世纪，乃至二十世纪解放以前。有人就说，解放以前藏族地区还有创作《格萨尔王传》的人，内蒙的爬杰不也曾在解放以后还大写大唱格萨尔王传吗？并且藏文本某些部还可能受汉人小说的影响，时代不会太远。

七、藏文《格萨尔王传》与蒙文

《格斯尔王传》的关系

藏族有藏文本《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有蒙文《格斯尔传》，这两者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有，是什么关系？这是人们常想到的问题。

蒙文《格斯尔传》，据达木丁苏伦介绍的七种本子中，两卷本的《领格斯尔》，他考证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因为这一蒙文本有夹注，说明翻译时遇到的困难和处理情况。夹注这样说：“原文不清楚，并有错字。”也常有这样的附注：“此处原不应这样写，或者本来不应有这样的语句，但因原文是如此，或者原文字句不够清楚，所以不得不这样抄写，于是在附注后附录上一段藏文原文。”这很明显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而且这个两卷本据他介绍第一卷中的小标题有《讲天上的故事》、《伟大的雄狮格斯尔可汗的降生》、《与珠毛结婚》。这与藏文贵德本的前三章的第一章天神章，第二章降生章，第三章结婚章，几乎全同，顺序也相同。藏文贵德本第四章是《降伏妖魔章》，蒙文《领格斯尔》在《与珠毛结婚》章后只提了几句说：“格斯尔十五岁是蓝龙年。这一年出发到亚尔康去，那是一个魔鬼的城市，位于四个峡谷的叉路口，周围有几座小山作屏障。到第三年红虎年，格斯尔还没有回来。”

这与贵德本第四章情节相同但很简单。这以后便接着第二卷霍尔白帐汗派四个鸟儿寻找王妃的下一情节，即霍尔抢王妃珠毛，和格斯尔降伏霍尔的情节，这也与贵德本同，不过情节较多。最后还接着有《安定三界》尾声，贵德本有残缺无尾声，另外藏文本有一个部题为《安定三界》，说是《格萨尔王传》的结尾章。这也与蒙文本《安定三界》结尾相同，并且在结尾章中提出了敖尔布、琼培尔的作者，如以前所举。这一部《领格斯尔》，达木丁苏伦认为是从藏文本翻译过去的。其余六部蒙文本，经过达木丁苏伦的比较研究，情节许多都与藏文本脱离不了关系。他认为只有布里亚特的爱黑里特本是独立创作的。我们看达木丁苏伦对《爱黑里特》本的介绍中也有格斯尔在天上的记载说，东方首领休尔玛司的儿子格斯尔，把西方的首领阿达乌朗抛下人间，在半空尸体腐烂，生出许多魔鬼，扰乱人间的安宁，天上成千的白衣佛爷（观音）商量消灭妖魔，便派格斯尔降生到人间。按这段情节来看，也与藏文本《格萨尔王传》近似。只是以后情节很特殊。

我的一个不成熟看法，蒙文本《格斯尔传》，有的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有的根据藏文本的部分情节而有所发展创作。达木丁苏伦说：“关于蒙古史诗格斯尔的完全独创性，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想必两个史持——蒙古与西藏的——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我们还无一点痕迹找到另外的共同的起源的材料。

上边所谈的这几个问题，谈出来希望得到指正，并愿继续研究这些问题。